

全国音乐院系教学总谱系列

Edition Eulenburg

No.8022



# MUSSORGSKY-RAVEL

穆索尔斯基  
图画展览会

拉威尔 改编  
总谱



Eulenburg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 国 音 乐 院 系 教 学 总 谱 系 列

MODEST PETROVICH MUSSORGSKY-MAURICE RAVEL

穆索尔斯基  
图画展览会

拉威尔 改编

Edited by / Herausgegeben von / Publiés par  
Arbie Orenstein

总 谱



奥伊伦堡音乐出版公司  
湖南文艺出版社

Original edition:

©Ernst Eulenburg Ltd, Mainz, Germany  
奥伊伦堡出版有限公司,德国,美茵茨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2002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权合同图字:18—2002—45

穆索尔斯基

图画展览会

拉威尔 改编

责任编辑:孙 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台印刷厂印刷

\*

200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印数:1—5,000

ISBN7—5404—2733—7  
J·528 定价:1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穆索尔斯基 - 拉威尔 图画展览会

莫杰斯特·穆索尔斯基（1839 – 1881）于 1874 年 6 月 2 日至 22 日间在一阵创作冲动中写下了《图画展览会》，其标题指为纪念他的好友维克托·哈特曼而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哈特曼遗作展览会。这次展览会上展出了哈特曼的油画、水彩画和建筑设计图，组织者为穆索尔斯基和哈特曼共同的朋友、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弗拉迪米尔·斯塔索夫<sup>①</sup>。穆索尔斯基在 1874 年写给斯塔索夫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新的创作计划：“哈特曼使我热血沸腾，就如同《鲍利斯·（戈杜诺夫）》曾经使我热血沸腾一样；乐音与乐思就悬在空中；我正张开嘴，让它们装满我的躯体——我都来不及将它们写到纸上。我正在写第 4 曲，（与《漫步》的）衔接部分非常好。我想尽快完成它，而且忠实地

---

<sup>①</sup> 穆索尔斯基将《图画展览会》题献给了斯塔索夫，并在手稿的首页上写道：“献给你，为纪念我们亲密的朋友维克托而组织了哈特曼作品展，1874 年 6 月 27 日。这首作品最初的标题显然为《哈特曼》。”——原注

完成它。间奏曲中能够见到我的影子。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成功。”<sup>①</sup>

斯塔索夫在7月1日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信中描述了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

“……我感到它将所有最好的画都写了出来。《利莫日市场》是一首活泼的小戏谑曲，钢琴味十足。然后是辉煌而强烈的《鸡脚上的小屋》，终曲《基辅大门》则为赞歌风格的音乐，也可以被称作‘斯拉夫’风格的终曲<sup>②</sup>。尽管这里的气势要小得多，可这仍不失为一部优美、震撼人心的创新作品。这里还用了一段特别优美的教堂歌曲《你受洗信主》，而钟声的运用则是全新的。这第二部分还有一些特别有诗意的段落，出现在描写哈特曼的绘画《巴黎的墓穴》的音乐中，而哈特曼的原画上只有一些骷髅。穆索列宁<sup>③</sup>一开始描写了一个幽暗的墓穴（纯乐队般的和弦由一个大的延音记号一直保持），然后，小调震奏中出现第一漫步主题；骷髅上闪过一丝黯淡的亮光；突然，哈特曼在动人地、充满诗意地对穆索尔斯基倾诉……不过，朋友，不要认为穆索列宁只将精力用在这部作品中：他的创作欲望已经被突然唤醒，他几乎每天都为这种欲望所左右。”<sup>④</sup>

---

① 亚历山德拉·奥洛娃：《穆索尔斯基的生平与作品》，罗伊·J. 居恩特翻译与编辑，安·阿波公司，1983，第416页。——原注

② 斯塔索夫在这里指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尾声部分气势磅礴的合唱《光荣颂》。——原注

③ 穆索尔斯基的昵称。——译者注

④ 见奥洛娃，第419—420页。——原注

斯塔索夫对“钟声”和“纯乐队和弦”的评论真是有先见之明：任何钢琴作品都没有这么多次地被改编成管弦乐曲。<sup>①</sup>

穆索尔斯基与哈特曼相识于 1870 年，并很快成了亲密朋友。他们均属于那种有超前意识的艺术家，在创作上不仅避免外国影响，而且试图从俄罗斯民间传说、俄罗斯历史以及俄罗斯语言中寻找全新的灵感来源。一位现代评论家曾经将哈特曼的重要性归纳如下：

“……他在去世时刚刚开始走向成熟，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所有的作品都已随之而去……他那些平淡朴素、技巧娴熟但毫无特别之处的图画今天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这些文献能加深我们对穆索尔斯基这部作品背景的了解。它们的另一个价值在于能够告诉我们：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的视觉创造力是如何激发另一位天才的音乐创造力的。”<sup>②</sup>

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描写了哈特曼展品中的 10 幅画。此外，穿插在其中的 5 段“漫步”刻划了作曲家从一幅画走到

---

① 除了拉威尔的改编版外，将《图画展览会》改编成管弦乐的其他音乐家还有：米哈依尔·图什玛洛夫〔1891〕，亨利·J. 伍德〔1915〕，雷奥·福恩特克〔1922〕，雷奥尼达斯·雷奥纳第〔1924〕，鲁西安·盖勒特〔1937〕，雷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1939〕，瓦尔特·戈尔〔1942〕，谢尔盖·高察科夫〔1954〕和弗拉迪米尔·阿什肯纳吉〔1982〕。它还被改编成了室内乐、钢琴与乐队、铜管乐、吉他、交响小乐队、木管合奏、管风琴等各种版本，日本作曲家勇夫富田用电子乐器对它进行了演绎，而摇滚版的演绎者则为由爱默生、雷克和帕尔默组成的摇滚乐队。似乎惟一始终没有打算改编《图画展览会》的只有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原注

② 阿尔弗雷德·V. 弗兰肯斯坦：《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前言》，国际音乐公司版，纽约，1952。——原注

另一幅画前时不同的心情。所有的“漫步”乐段都由作品开始处的漫步旋律发展而成，而且这段旋律还出现在了《用冥界语言与死者交谈》以及终曲《基辅大门》中，这样整个乐曲就有机地统一了起来。这些图画与音乐的诠释可以总结如下：

1. *Gnomus* (拉丁语：《侏儒》)。斯塔索夫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将这木雕侏儒描述为“一种胡桃夹子，你将胡桃塞进这侏儒的嘴里，让它咬碎”。这段音乐怪异、不安定、带有一点悲剧成分，是拉威尔钢琴组曲《夜之幽灵》中《斯卡博》的先驱。

2. *Il vecchio castello* (意大利语：《古堡》)。哈特曼的原作中画了一座意大利中世纪城堡，一位游吟诗人正在自弹自唱。低音部升 G 音上的踏板记号一直保持到这段悠缓清淡的小夜曲整个 107 小节的结束。

3. *Tuileries (Despute d' enfants apres jeux)* (法语：《杜依勒里宫花园》[孩子们在游戏时的争吵])。哈特曼的水彩画描绘了巴黎这座著名的公园，以及公园内一群争吵的孩子。穆索尔斯基在这里运用了戏谑的手法，力度始终没有超过“中强”，他对纯洁的儿童世界的敏感显而易见。我们可以在拉威尔的《鹅妈妈》和《儿童与魔术》中见到类似的童真与世故的结合。

4. *Bydlo* (波兰语：《牛车》)。哈特曼画了两头公牛拖着一辆装有大车轮的牛车，沿着泥泞的道路缓慢前进的情景。坚定而沉重的节奏以及斯拉夫式的压抑，穆索尔斯基创造出的气氛使人联想到肖邦的《a 小调前奏曲，作品 28 之 2》。

5. *Balet nevylupivshikhsa ptentsov* (俄语：《未孵化的鸟雏的舞蹈》)。这是穆索尔斯基这部作品中三个俄语标题中的第一

个。哈特曼曾为设计朱利斯·戈伯的芭蕾舞剧《软毡帽》中的戏装画过几幅水彩画，这部芭蕾舞剧后来曾在圣彼得堡上演过。斯塔索夫解释说，这部芭蕾舞的剧情要求一群孩子打扮成金丝鸟，在舞台上四处跑动。穆索尔斯基描写这些小家伙们奔跑的音乐采用了谐谑曲、三重奏、谐谑曲和尾声的结构。

6. *Samuel Goldenberg und Schmuyle* (德语，也可能是意第绪语：《撒母耳·戈登堡和什缪耶尔》)。这个标题用意第绪语念出来也完全一样，因此穆索尔斯基在字母“y”的上方标了一个分音符可能就是想表达这一点。哈特曼的画作于波兰的桑多米耶兹，斯塔索夫后来将这幅画的名称改成了《两个犹太人——富人和穷人》。哈特曼为了表示友情，将画送给了穆索尔斯基，而穆索尔斯基又将这些画在展览会上展出。穆索尔斯基以下面这段话简单地表达了他的美学观点：“艺术是与人交流的手段，而不是交流的结束……音乐艺术的使命是不仅用乐音再现情感的细微变化，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用乐音再现人们言谈中的细微变化。”<sup>①</sup>这段栩栩如生的对话中威风凛凛的开头与谦卑可怜的哀求很好地表达了穆索尔斯基的美学观点。

7. *Limoges. "Le marché"* (*La grande nouvelle*) (法语：《利莫日市场〔重大新闻〕》)。斯塔索夫说哈特曼有一幅画表现的是法国利莫日市场上的人群。穆索尔斯基在手稿上写了一段话来解释这首乐曲描写的嘈杂、骚动以及女人们的叽叽喳喳（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梯尔的恶作剧》会再现这一场面），但后来

---

<sup>①</sup> 马尔科姆·哈姆利克·布朗编辑：《回忆穆索尔斯基》，安·阿波，1982，第3页。——原注

又将这段话划掉了。他用法语写道：“重大新闻：宾潘·德·潘塔 - 潘塔雷昂先生已经找到了他的母牛‘逃犯’。‘是的，夫人，是昨天的事。不，夫人，是前天的事。是的，夫人，这牲畜四处乱转。哦，不，夫人，这牲畜根本没有四处乱转。’等等。”他后来又改为：“重大新闻：德·普桑吉奥先生已经找到他的母牛‘逃犯’。不过利莫日的主妇们对这件事情的说法不一，因为德·雷姆波萨克夫人刚刚装了瓷假牙，而德·潘塔 - 潘塔雷昂先生正在医生那里看他那牡丹颜色的酒糟鼻。”

8. Catacombac (*Sepulcrum romanum*) (拉丁文：《墓穴》〔罗马时代之墓〕)。哈特曼的水彩画描绘了他本人、一位同事和一位向导一起参观墓穴的情景。画的右边是一排排的骷髅。穆索尔斯基用铅笔在手稿上写出的第二部分的拉丁文中有错误：*Con* (应该为 *Cum*) *Mortuis in Lingua Mortua* (《用冥界的语言与死者交谈》)<sup>①</sup>。穆索尔斯基还用俄语补充了一段文字：“最好还是用拉丁文。哈特曼的亡灵将我带到了那些骷髅前，然后唤醒它们；这些骷髅开始渐渐发光。”这首乐曲的结构非常怪异，由两个形成对照的部分组成，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郁和来自冥界的色彩与前一首乐曲中无忧无虑的气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9. Izbushkah nah kuryikh nozhkakh (*Baba - Yaga*) (俄语：《鸡腿上的小屋》〔妖婆〕)。哈特曼的铅笔画上绘了一只华丽复杂的俄罗斯风格的钟，钟面为用鸡脚撑起的一间小屋。这首乐曲

---

<sup>①</sup> 虽然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修订出版的《图画展览会》第一版钢琴谱上印对了，但以后大多数版本〔包括拉威尔的手稿〕中出现的都是 *Con*。——原注

粗犷有力、暴风雨般的开头部分勾勒出了这位吞食人骨的妖婆在空中疾驰的场面。乐曲的中间部分贯穿着神秘的震奏；最后，开头部分的音乐再次出现，变化成一个李斯特式的尾声，将这首乐曲与终曲联在了一起。这样一来，在介绍了哈特曼在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艺术之旅之后，最后几幅画又回到了俄罗斯民间传说（妖婆）和俄罗斯历史（终曲）上。

10. Bogatyrskie vorota (vo stolnom gorode vo Kieve) （俄语：《骑士之门》〔在古老的都城基辅〕）。哈特曼曾经设计了一个庆典之门来参加为庆祝 1866 年 4 月 4 日事件而举行的比赛。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一庆祝活动遭到了审查当局的压制，而这一事件原本的目的是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结果却让沙皇安然无恙地逃脱了。（比赛被取消，庆典大门也一直没有被建成。）哈特曼设计了一座拱门，支撑拱门的两根柱子上刻有《圣经·诗篇》第 118 首中的诗句：“祝福以上帝名义而来的人。”拱门的上方为嵌有彩色玻璃的礼拜堂和天使长米迦勒的雕像，顶上为象征俄罗斯帝国的鹰。拱门的右边是一座钟塔。穆索尔斯基的终曲以厚实的和弦、庄严的教堂合唱形式以及钟声般的音响辉煌宏伟地结束，具有明显的乐队效果。

著名钢琴家兼指挥家弗拉迪米尔·阿什肯纳吉<sup>①</sup>曾经就《图画展览会》的演绎写过下面这段文字：

“理解这部作品时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也许就是：尽管

---

① 弗拉迪米尔·阿什肯纳吉（1937—），俄国钢琴家、指挥家，1956 年在布鲁塞尔钢琴比赛中获伊丽莎白女王奖，1962 年获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钢琴并列第一名，后定居英国，为当代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译者注

这部作品最初的构思为标题套曲，但最后创作出来的音乐不仅超越了简单的描述，而且事实上更使我们能洞察出穆索尔斯基心灵深处的压抑与沉重，更确切地说，俄罗斯的压抑与沉重。他的音乐中的一切——包括《图画展览会》——都是在叙说的过程中通过一个人的眼睛看到并传达的。任何想演奏这部作品的人只要牢记这一点，只要能意识到这部作品中包含有多少善与恶、悲剧与琐事、优美的神话与严酷的现实，那么他就应该能理解作曲家的创作意图。”<sup>①</sup>委托拉威尔将《图画展览会》改编成乐队版的是美籍俄罗斯指挥家谢尔盖·谢维茨基（1874—1951）<sup>②</sup>。尽管谢维茨基一直被认为是当代音乐的拥护者，他后来的行为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他于 1922 年 10 月 19 日在巴黎歌剧院指挥了《图画展览会》的首演<sup>③</sup>；1929 年，他的出版公司印制了管弦乐总谱的第一版；最后，他在 1930 年

---

① 弗拉迪米尔·阿什肯纳吉：《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演奏提示》，曼弗雷德·希昂德特编辑，维也纳净本版，梅茵兹/维也纳，1984。这个版本还收录了哈特曼的绘画作品。——原注

② 谢维茨基曾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指挥达 25 年。他在巴黎期间曾委托许多作曲家创作出了一些杰作，其中包括昂纳格的《太平洋 231》、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和科普兰的《第三交响曲》。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巴黎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为音乐界的一大盛事。——原注

③ 音乐会上半场的曲目包括雷斯庇基、瓦格纳、施密特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中场休息后，“一支 100 人的乐队”演奏了《图画展览会》，乐手们为当时巴黎最出色的音乐家。这场演出给乐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有些乐评家认为拉威尔出色的改编曲没有能淡化穆索尔斯基原作中的缺点，另一些乐评家却对这两位作曲家赞不绝口。〔见 1922 年 11 月 1 日《音乐评论》中罗兰-马尼埃尔的文章，第 165—166 页；1922 年 10 月 23 日《费加罗报》上罗伯特·布鲁塞尔的文章。〕——原注

11月28日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首次录制了拉威尔改编的这部作品。拉威尔的同事兼传记作者罗兰·马尼埃尔<sup>①</sup>在接受笔者录音采访时，曾回忆了1922年夏天的音乐活动。

“我有幸目睹了拉威尔改编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过程。我们当时在乡间我父母家（位于巴黎西北方约60英里处），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里面还有一架钢琴。我们正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在为德彪西的一首歌曲《牧神》配器，拉威尔则在为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配器。……他偶尔会给我看穆索尔斯基的谱子，并且问我：‘你会在这里用什么乐器？’我有一次大着胆子说：‘也许用单簧管吧。’‘单簧管？’他答道，‘这会破坏结构的！’好吧，会破坏结构。于是，他继续写下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过来看看。’我发现他没有用单簧管，而是用了萨克斯！”

“我目睹了他配器的过程——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当然，那不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可他的配器过程仍然非常有意思。他首先仔细分析要编配的乐句，然后像任何其他配器家一样给乐曲配上不同的乐器。他会时不时地走到钢琴旁，单独弹奏乐队的某个分部。他说，他需要听出乐队某个分部与其他分部之间的关系。比方说，他如果想听一听弦乐部分的效果，便会在钢琴上弹奏弦乐部分的旋律。他说，他在配器时使用钢琴比他在创作自己作品的第一稿时还要多。”<sup>②</sup>就拉威尔需要将

---

① 罗兰·马尼埃尔（1891—1966），法国作曲家、评论家，鲁塞尔和拉威尔的学生，著有拉威尔评传三卷。——译者注

② 这次采访是1966年2月1日在巴黎罗兰·马尼埃尔家中进行的。——原注

各个乐器组分离开来这一点而言，似乎他的许多齐奏都是以乐器的类别组织的，每一类乐器（打击乐器除外）都有自己的旋律、和声以及低音（如开头部分《漫步》中最后几小节或《基辅大门》的结尾处）。拉威尔有着创造出令人出乎意料但又难忘的管弦乐音响的能力，而这一点在他改编的这部作品中异常明显：这部作品中有大段萨克斯独奏（《吉堡》）和大号独奏（《牛车》）；穆索尔斯基在《侏儒》中有一段 10 小节反复，但拉威尔在改编这一段时运用了钢片琴（而不是运用第一遍中的木管），伴奏部分则为弦乐器指板上的滑奏；什缪耶尔的乞求是由带弱音器的小号非常强地吹奏出的（这多少有悖常理！）。除了打击乐器的许多细微处理外，拉威尔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墓穴》中由铜管乐器吹奏出的乐句（由木管乐器和低音提琴伴奏）。总的来说，拉威尔的改编版完全吸收了里姆斯基 - 科萨科夫的配器技巧，而且还加入了拉威尔自己对他所说的“圆润宏亮的音”的偏爱<sup>①</sup>。

尽管《图画展览会》无疑是穆索尔斯基最重要的钢琴作品，但它在多年内一直受到俄罗斯国内外钢琴家的冷遇。说来也怪，钢琴家们居然要一直等到拉威尔改编的管弦乐得到世界公认之后才开始演奏这部作品。马尔科姆 .H. 布朗教授把拉威尔的成就称作“一个创作才华相得益彰的罕见例子，其艺术

---

① 见阿比·奥伦斯坦：《拉威尔：其人，其音乐》，纽约，1991，第 126 页。拉威尔曾经说过，配器是一门永远学不完的艺术。他不仅将自己的许多钢琴作品改编成了管弦乐，而且还改编了夏布里埃、肖邦、德彪西、舒曼、萨蒂和其他人的作品。——原注

成就得到了两位作曲家的崇拜者的一致认可”<sup>①</sup>；而阿图罗·托斯卡尼尼不仅指挥 NBC 交响乐团录制了拉威尔改编的这部作品，而且还说“两篇论述配器的最杰出论文分别为柏辽兹写的文章和拉威尔改编的《图画展览会》”<sup>②</sup>。最后还要补充一点：拉威尔改编的管弦乐是对穆索尔斯基最好的敬意，因为他多年来一直研究并崇拜穆索尔斯基的音乐<sup>③</sup>。

阿比·奥伦斯  
(路旦俊 译)

---

① 布朗，同前，第 6 页。——原注

② 哈维·萨克斯：《托斯卡尼尼》，伦敦，1978，第 316 页。——原注

③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拉威尔对 19 世纪俄罗斯音乐了如指掌。他的第一部歌剧《西班牙时刻》就是在穆索尔斯基未完成的喜歌剧《结婚》的直接启发下创作的。他于 1913 年和斯特拉文斯基一起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凡党之乱》配器，并且就《鲍利斯·戈杜诺夫》写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原注

# 图画展览会

M.P.穆索尔斯基

1839-1881

M.拉威尔改编

1875-1937

## Promenade

*Allegro giusto, nel modo russo, senza allegrezza, ma poco sostenuto*

The musical score consists of 25 staves, each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instrument or section of the orchestra. The instruments listed on the left are: Flauto piccolo (anche Flauto 3), Flauto 1, Flauto 2, Oboe 1-3 (3 anche Corno inglese), Clarinetto (B♭), Clarinetto basso (B♭), Saxofono alto (E♭), Fagotto 1, Fagotto 2, Contrafagotto, Corno (F) 1, Corno (F) 2, Corno (F) 3, Tromba (C) 1-3, Trombone 1, Trombone 2, Trombone 3, Tuba, Timpani, Batteria, Arpa 1, 2, Celesta, Violino I, Violino II, Viola, Violoncello, Contrabasso, and Pianoforte. The score is in common time, with a key signature of one sharp. The music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f* and ends with a dynamic of *p*, while the second section starts with a dynamic of *f* and ends with a dynamic of *p*. The score is written on five-line staves, with some staves having two or three staves stacked vertically.

5 [1]

Cor. (F) 1  
Tr. (C) 1  
Tbc. 3  
Tuba

(14)

9 [2]

Ob.  
Cl. (B♭)  
Fg.  
Cf.  
Cor. (F)  
Vi.  
Vla.  
Vc.  
Cb.

(9)

13 [3]

Picc. f

Fl. 1 f

Fl. 2 f

Ob. 1 f

Ob. 2 f

Cl. (Bk) 1 f

Cl. b. (Bk) f

Fg. 1 f

Fg. 2 f

Ctg. f

Cor. (F) f

Tr. (C) 1 f

Tbo. 1 f

Tbo. 2 f

Tbo. 3 f

Vl. I div. f

Vl. II f

Vla. f

Vc. f

Cb. f

Fl. picc. muta in Fl. 3

pizz.

uni.

pizz.

arco

pizz.

arco

pizz.

(13)